

自传体长篇纪实

杨牧著

天狼星下

一个盲流的
历程

中国
第一百零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47.5
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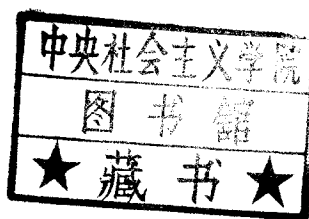
200090855

87142

著者 杨 牧

天狼星下

中国●第一百零一个盲流的历程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特别策划：张建华

责任编辑：孙旭军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盛寄萍

天狼星下

——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的历程

杨 牧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8 插页 14 字数 380 千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401-O/I·282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4.80 元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天体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
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但 丁

目 录

1	第一章	西去的诺亚方舟
29	第二章	盲流村人
47	第三章	浑沌的古海
63	第四章	天涯道上
81	第五章	流不动的石头河
97	第六章	我家的表哥数不清
115	第七章	在西大营中
135	第八章	又是隆冬，又是初春
153	第九章	舞台上下
177	第十章	烈焰熊熊
199	第十一章	烟的滋味
219	第十二章	繁育优良品种的地方
241	第十三章	十字架与十道班
261	第十四章	厉鬼
279	第十五章	逃犯

299	第十六章	色力布亚
319	第十七章	古桑树旁
337	第十八章	茫茫叶尔羌
357	第十九章	达坂城的姑娘
379	第二十章	家（一）
399	第二十一章	家（二）
417	第二十二章	悲壮的儿子
435	第二十三章	废品的报复
455	第二十四章	客人，来自那片荒原
475	第二十五章	天狼星下
497	第二十六章	桑梓泪
521	第二十七章	黎明，面对万水千山
543	尾声：列车东去……	
549	附一：一个人的传奇和一部书的轰动	
555	附二：杨牧重要文学活动及创作年表	

第一章

西去的诺亚方舟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

无须索隐天地玄黄

.....

维吉尔！你还问我

“不到时候就来了的你是谁”？

——《边魂》之一·第2乐章

[illegible]

回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那年，当那柄带扎钉的剪刀像一匹凶恶的独齿的狼，把我手中运行的凭证，“嚓”地一声，咬下一个孔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咬了一口，开始流血。我随污浊的人流走去，走向入口，走向地道，走向车门前那个悬而不决的铁梯，我就知道，我的漂泊无踪的生涯由此开始；我的历史，我的人生，也开始了一万种可能。二十八年已经过去，据说已成了一笔令别人艳羡的财富，我却再也忘不掉那“嚓嚓”声。

“嚓”！……二十年后，在五彩缤纷的曼谷机场，我想起

* 维吉尔：又译作维其略，拉丁大诗人，曾有“我生也晚”之叹。在但丁的《神曲》中，被描写为搭救并带领但丁作地狱和炼狱之游的灵魂向导。本书作者有过一部长逾千行的系列组合式抒情长诗（见作家出版社诗集《边魂》），有意识摹拟过《神曲》的框架，故也借用了“维吉尔”。

本书各章前所引诗句均出自总题为《边魂》的三个系列组诗《边魂》、《错影》、《圣土》中，不一一细注。

它。

“嚓”！“嚓嚓”！……在鲜花如林的孟买车站，我想起它。

“嚓嚓”！“嚓嚓”！以至我率领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欧洲访问，在罗马机场，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想起它……

我无法忘记。那是一种残酷的声音，断头的声音。一如我无法忘记我用小提琴、书籍和二十岁就拥有的浑身伤痕和弃釜沉舟作为赌注所兑换来的神奇、荒诞、贫瘠、富有和永远不再结痂的残缺！

我遂决心从那里写起，写下一个浪徒的流程。

我是谁？自那“断头”，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要上哪？开头我还清清楚楚，现在却是一派茫然。我只知道，中国虽大，有一方水土已不容我。我只知道，世界正在涨着洪水，泱泱汤汤，我必须搭乘这样一艘诺亚方舟到一个不知道哪里是岸的彼岸去。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这个始发站是重庆，站台上就站着我眼泪汪汪的姑母，她在抽泣；而山的那边，那个叫做渠县的家乡，无数双眼睛更在一片迷茫中。这趟车是148次——具有寓言意味的是，后来我落脚、困陷、九死一生乃至最后“发迹”的地方，也正是一个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深处编号为“一四八团”的屯垦营垒。命运是什么？是云，是苍狗，是海，是环流，是不经意的预示和显现，是必然和偶然，是笼罩时便一片虚幻而一旦揭开又恍然大悟的真实雾幔，是噩梦和水藻，是草履虫，是神秘的海鲸发出的歌唱，是一切。

车笛响了，山城在雾中震颤着……

说独自一人西闯阳关显然是不准确的，身边就坐着我的同伴姜大哥。火车徐徐开动的时候，他正在猫腰检视他塞在

座位下的似乎格外珍贵的行李。

其实我与他并不相识，我们是到重庆后才“会师”的。与其说这位陌路大哥是我的同伴，不如说是我的“引渡人”在答应为我“引渡”的同时搭配给我的一个“带头”。但他的年纪实在比我大得多，至少已三十七八岁，且生就一副小老头相，脸上的胡核满是皱褶。

“嗨，老弟，女人这东西真害死人哪！你看我……我就没想到我姜驾长而今还当盲流！”火车才开出站台不久，他就在开始发泄了，且脱去面纱。仿佛都是从此要到月球的人，过去在地球上的行径，乃至隐私，都可以不再需要那么一块遮羞布。

他的确是位带“长”的“官”——他的表弟、我的同学兼引渡人事前就私下里告诉过我——他是三汇镇水码头上的一位干练的前驾长，拉过纤，撑过大船，跑过渠江、嘉陵江，而且还是个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从我见他的第一面，我就确认他是把弄潮劈浪的好手，虽然浑身精瘦嶙峋。大约在码头上跑得多了，野性也多了，不知哪回在哪里遇上了一个比乡下那位糟糠老脸更具魅力的川妹子，也就放任了那么一回。没想到老脸从此不给丈夫脸面，又哭又闹，又告又叫，弄得他在小镇上再也混不下去。他一咬牙，干脆来个弃家而去，再加一个“脱党外逃”。

“我这个人哪……嗨，命不好！”他见我并不问他更多的话，好像还有些忿忿不平。

其实我知道，他要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女人祸水论”。

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命”，我倒似乎有些共感。二十多天前，我到一

叫流溪的小集镇去赶场，就遇到过一位瞎眼高人。我从人流中穿过的时候，他把我叫住：“喂，老弟，你不妙哇，你要走走才有出路！”我说：“为啥？”他说我已经“命交莫窟”，不走不足以摆脱“煞星”。我问我犯了什么“煞星”，他直摇头。那么上哪儿？他说西方，还从墙根下站起来，煞有介事地看看天。我问为什么要到西方，他说不出，也不愿说了——其实那老头是认识我的，他就是我的同村人。大约村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既非作奸又非犯科然而比作奸犯科还要严重一百倍的现实，就连村上那位转弯抹角算起来可屈称为我的侄儿辈、三天两头教导我们要“加强思想改造”的团支部书记，在没人的时候也拉住我说：“咋办？模叔（我那时叫杨模——作者注），你自己得想个办法呀！”

杨模的“命”已确实不好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省渠县河东人民公社云一大队支部委员会邓书记都这么说。

现在杨模要往西了，与我的姜大哥一道。姜大哥是个什么角色，且不管他，睁着瞎眼说明话的同村高人是否高见，也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此行到底吉凶如何。想起昨天黄昏时分，姑母领我到山城重庆的峨岭公园拍离别照，我就站在一座高大的石碑前，想以一个雄伟的背景壮壮行色，没想转过身来才发现，那是一个身上穿了若干弹孔的阵亡的苏联军官的陵墓，上面镌刻着“司托尔夫千古”之类。

这就显然是不祥之兆。

车轮的声音并不悦耳，甚至显得过份重浊。但对一个第一次坐火车的人，也还不能算是杀猪般地嚎叫。

一个白天，成都就到了。

广播里在说杜甫草堂。我突然忆起听谁说过，那个姓杜

的写诗老头就流落长街卖过草药，我倒觉得很有趣。

又在报新都，我怔了一下，禁不住探头向车窗外望去。

一团似雾非雾的云烟从川西平原一掠而过……

记得很清楚，大约还是前几年，我就听我一个当中医的老二叔说，我们的原籍就是新都的，并且是那个十分了得的文学家杨升庵的多少代世孙。那是在一次老二叔要我背“汤头”的时候。他说，你成天读那些“艺人书”，又当不得饭吃，还不如跟我背《金匱要略》。我说，这书比药书有趣，并拿过手边一本《四川文学》上的《杨慎与黄峨》的文章，左一个“杨慎”，右一个“黄峨”，吹起他们的诗文来。老二叔蓦地勃然大怒：“混帐！杨慎、黄峨都是你叫的？那是你祖宗！”说着把我弄到一蓬荒草中，指给我一块墓碑看：

吾族邑大姓也谱牒无稽本支则启自明球祖以明通榜
进士出身任湖广省荊州府松滋县知县有惠政三楚甘棠道
猷载入志乘清初解组归田立室于兹……代传十二历近三
百屋宇依然田园如故且不乏文人……祖墓在乾隆三十六
年曾经重建然风雨剥蚀字漫灭不可卒读只存碑首派衍宏
农系出升庵云云升庵明末状元宰相廷和子祖世相接新都
籍实录也……

九世孙尚文敬撰

拔进士建行敬书

我嗑嗑巴巴读了半天，似懂非懂，老二叔即一字一句讲解开来，至兴浓处，还生发开去。讲那新都在什么地方，讲那里怎样出了个状元，讲杨慎的著作如何之丰，黄峨的诗名如何般配。当他沉入人文祖宗荣耀的时候，清瘦得像山羊的

脸上泛出少见的红晕，并有滋有味地理着下颏大约两寸多长的胡须。讲着讲着，他突然打住，仿佛自知失了口，他的“导向”正好与他对我的希望与要求相悖。其实他是个“半路医生”，本是一个读书人，解放前就家道中落，无聊无望才读些医书。解放后划了“破产地主”，没想那本无心贮下的《金匱要略》正好救了他的命。

而他自己夜里读得最多的，还是一本发黄的线装《聊斋志异》。

“唉，算了，不说了，文人都没有好下场。那杨升庵，不最后还是充了军么？”

老二叔似乎有些伤感。但他没想到，他的一番正言庭训反倒对我起了反向催化的作用。特别是《四川文学》上那篇文章的插图，一汪湖水，几缕柳丝，勾勒在新科状元杨慎及爱妻黄峨的身后，真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更给我一种画意诗情，我都快觉得自己的血中也有了某种“基因”了。当然，这可能就是封建门阀的罪证，甚至有“变天帐”之嫌，但是我仍旧自作多情，抛却老二叔的“金匱”，成天哼哼起黄峨的“雁飞曾不到衡湘，锦字何由寄永昌”来，以至弄出许多祸端。谁知那个“潜牒无稽”的青石块到底有多少依据，上挂下连、攀龙附凤也难保我的先人就绝对不会有的，一代文豪又与我何涉！

不过那个杨升庵确实也算浪漫得可以，嘴上不安锁，极言直谏，得罪了圣廷皇老二，屁股上挨了一通“廷杖”充军云南，而我今日有幸赢得盲流西北，也算是一脉相承了……

姜大哥显得很平静，甚至无聊，不住在那里抽烟、喝水。他更不知道我已在“新都”神游一番了。我见他写过一回信，那是在与我联络“会师”地点的时候，他发牢骚，说他一

“裤(辈)子”不撑船了，别字连篇，字迹如雨后滚爬的蚯蚓，顶多是个半文盲。但他“裤子”贴内胯的地方鼓凸而出，一定装了许多的钱，除了想到“女人”的事情多少有点惴惴之外，对未来的长途倒是比我镇定得多。上车之前，他见我的行李几乎全是书籍之类，就很是愤怒：“背那些做啥子！又不是进京去赶考！”

说来也是，姜大哥是有见地的。他有钱，我无钱，他要物，我要书，如果到了确需街头变卖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行李包里随便一条呢子裤也要比我多活几天。

不过对书我是实在舍不得的。行前收拾行装的夜晚，我就差点哭过一场。在乡下那间三合院的右厢房楼上，我就着油灯，一本本地取舍、比较，几乎每本都不忍放弃。我的书籍并不太多，也没有什么稀世珍宝，但每一本都来之不易。我在小学教书时候的月薪是十八块整，除了吃饭、发信、每月付家里五元外，每一分都抠出来买书。我甚至在三汇新华书店偷过一本《戴望舒诗选》，幸好那售书员是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发现了也没多声张。多少个蛙喧虫鸣之夜，我就在那乡下小屋的厢房楼上，度过了最充实的辰光。现在要走了，这些是我唯一的财产。我不可能全都带走，我抚抚这本，掂掂那本，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也还不下四五十斤。

特别是一本普希金的《茨冈》，我将它置于最上面，这本描写吉普赛人流浪的书，也许正好伴我远行。

还有裴多菲的《使徒》，也带上，虽然它的主人公最后被按在砧板上，一斧头就剁了脑袋……

天快亮了，我不能再有更多的犹豫，一咬牙，用一根棕绳圈定了我最亲情的部份，将余下的往墙角一推。推过去的那些书页一片散乱，像一群被抛弃的婴儿，张着嘴，嘤嘤地

哭叫。我又忍不住拾起一本，是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信手翻开，不料一条丑陋的蛀虫爬了出来。

我苦笑了一下，吟了一首打油诗：

三月十三日，打点藏书，

偶见蛀虫，戏作

字里爬动行间行，
点横直撇都咬尽。
堪笑啃书破百卷，
落得有日不识丁。

现在想来，比起我的姜大哥，应该改成“落得不名一文”。

宝鸡换车。

这是一场星球大战。如果说沿渝、成北上，在一般人心
中星球还在正轨上运行——因为旅客还可能有到伟大首都北
京的荣耀——那么，自宝鸡向西一转，这星球就要滚出光耀
的银河系了。

我们被车门吐到一片场地上，那里早已横七竖八堆满了
难民一样的人们。一声笛鸣，人们便像炸了窝的蝗虫一般往
另一股道上的车上涌，呼着，叫着，挤着，抬着，各种各样
的方形、圆形或说不清形状的行李包在陕南的天空划着流星。
有人在翻窗，有人在打门，有人从车底下飞爬而过。列车似
乎不是大家的运载工具，而是众人攻克的目标，是碉堡，是
无名高地，是上甘岭，勇敢的人们就差点没拉响炸药包。

这时姜大哥发挥了作用，他使出他在川江上推船弄桨的看家本事，左划右砍，杀开血路，我在后面尾随而进。当我们接近车门的时候，背后一股强大的涌浪便将我们像浮标似的卷进了车厢。

列车动了，有人在惊叫：“我的鸡！我的鸡呀……”站台上，几只没有来得及提上的老母鸡在张惶扑腾。

姜大哥到底是姜大哥，不知何时，他已夺下了两个座位，并将我狠狠拽了一把：“还愣着干啥！”

我们已皆大胜利了。我们落座。这时我更明显地感到，车厢的气氛大别于换车前那趟车。服饰更暗淡，语言更庞杂，行李更散乱；而那车头所朝的方向，更增添了某种悲壮气息。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走新疆，就犹如早年的“走西口”，成了一股民间的潮流。但这股潮流多属潜流，不见真人不说真话，即使大家都心照不宣是到新疆找饭碗去的，但也多称“探亲”去，好像天边上的新疆格外需要人去关照似的。谁说不是呢，车上百分之八十的人，恐怕都有一本不愿见人的帐，或因天灾，或因人祸，那帐上的头一句话便是：家乡不亲了！那么新疆就很“亲”吗？真有那么多的“亲戚”吗？这是谁都说不出的。倒是有一个事实是，这西行之旅无疑是与落魄、倒霉、无可奈何或某种蒙辱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多谨慎而坐，绝不轻易说出自己的来历来。唯有这些四川人的标志太明显，开口“啥子”“龟儿子”不说，单凭那种由凹陷盆地塑造下的特有的短得可爱的身躯就一望便知，特别是那些乡下人，或白帕裹头，或青布缠腰，精心收拾仍旧掩不住邋遢和慌乱，竹筐、背篋不知是该横着放还是竖着放。有的把扁担提在手中，有的把鸡鸭硬塞在背篋的最底层，篾条缝里漏出鸡屎，乘务员大骂，乘警也像发现了敌情一样威力。当